

古「匚」國小考

劉思亮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摘 要

「匚」為商周古國，延祚至春秋末期，後為楚所滅。「匚」國地望包括今桐城、樅陽、無為的部分地區，文獻或稱「樅」、「桐」、「松陽」，皆「匚」國遺事。因其僻處江水北岸，雜錯於群舒、南巢等「蠻夷」之間，雖歷史綿長，卻並未進入華夏視野，因此史書失載。春秋後期，因國小力微，臣服於楚，故漸沐楚風，因此其器「匚公用戈」和「匚君壺」均帶有濃厚的楚地文化特色。

關鍵詞：匚公戈、匚君壺、己姓、桐、樅陽

Abstract

The state “匚” had existed from Shang dynasty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1600B.C.-476B.C.), which was finally defeated by the state Chu (楚). Its location was approximately equivalent to current cites or countries like Tongcheng(桐城), Zongyang (樅陽), and Wuwei (無為). It was called Zong (樅), Tong (桐) or Songyang (松陽) in received texts. However, its history was scarcely recorded and had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due to its remote location at the north bank of Yangtze River which was surrounded by southern barbarians like Qunshu (群舒), southern Chao (南巢) and so forth. During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state“匚” surrendered to the state Chu (楚), which made its bronze vessels has a strong feature influenced by Chu (楚).

Key words: the Dagger-axe of “𠂔”, the vessel of “𠂔”, Surname Ji(己), Tong(桐),
Zongyang (樅陽)

曹錦炎先生《鳥蟲書通考》（修訂本）錄有「匚公戈」一件，如下圖：



圖一 匚公戈

曹先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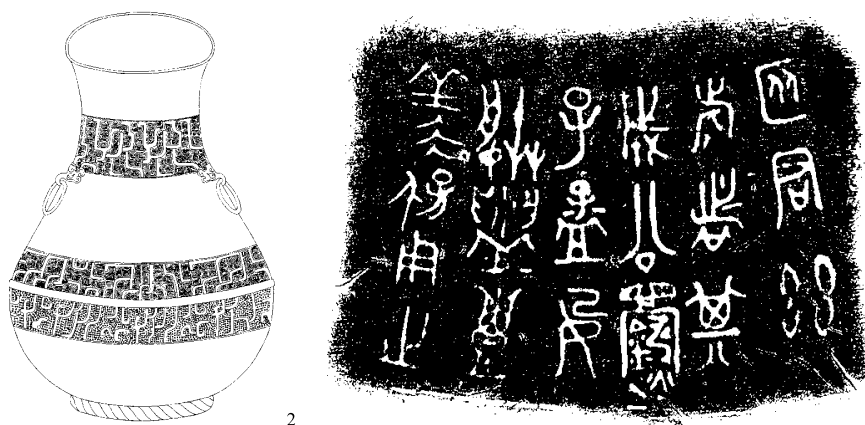
銘文：匚公之用。

出土時間、地點不詳，現藏浙江紹興越文化博物館。銘文在胡部，一行四字。「匚公」，作器者。「匚」字不識，具體國別待考。¹

曹先生未對該戈形制、時代進行討論，也未提及早期清宮所藏另「匚君壺」（《西清古鑑》稱「周鑄壺」），該壺能為「匚」字解讀能提供一些線索，應二物並提。

¹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頁497。

「匜君壺」器型及拓本如下：



圖二 匜君壺



圖三 庚壺

該壺原藏清宮，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通高 28.6、腹深 27、口徑 16.9、底徑 12、腹圍 68.2 釐米，重 2.85 公斤。著錄情況為：《三代》12.18.3，《西清》19.10，《故宮》27 期，《故圖下》上 150，《彙編》320，《集成》09680，《總集》5758《通鑑》編號為 12367。《集成》、《通鑑》均將其時代定為「春秋」。其銘文可隸定為：

匜（甕）君兹（茲）旂者其成公，鑿（鑄）子孟（孟）改媵（媵）盥壺，

² 〔清〕紀昀等編：《欽定西清古鑑》（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 年），頁 364。

𠂔（永）保用之。³

關於此壺，尚無專文討論，更無學者將如上所舉「匚公戈」與該壺進行對比研究。其中所涉及之「匚」字，《集成》、《通鑑》均括注為「甕」，未作說明。「甕」字《說文》漏收，《方言》卷五：「甕，甕也。江湘之間謂之甕。」《萬象名義·瓦部》：「甕，昨江反。甕。」《玉篇·瓦部》：「仕江切。甕也。」《廣韻·釋器》：「甕，瓶也。」但是作為「瓶」、「甕」別名的「甕」，與國名「匚」是什麼關係，為什麼要與器名「甕」相攀扯，《集成》、《通鑑》都未作出解釋。現在看來，舊有括註，大概是不對的。

按，「匚」字从「匚」、「从」聲，當為國名、地名。「匚公戈」之「匚」與「匚君壺」之「匚」當指同一地。對兩件器進行比較分析，無疑對判斷「匚」地地望有所幫助。

首先要對「匚君壺」時代進行再回顧。《集成》和《通鑑》均將其時代定為「春秋」，失之過汜。按，從該壺形制看，當可定為春秋晚期甚至順延至戰國初期。該壺侈口短頸，圓腹，矮圈足，頸上一對銜環鋪首。頸和腹均飾雷紋，足上飾繩索紋（關於紋飾，《西清古鑑》繪圖尤明）。從器形看，為典型的春秋晚期、戰國初期器，時代確定的春秋晚期器庚壺可資比較（參圖三），相較之下，甚為明了。關於這類器，可歸入彭裕商先生所劃分的「D 型 II 式」：「圈足，其餘略同上式（按，「上式」指的是 D 型 I 式，D 型總體特徵為：圓體，小口，短脰，肩部有雙環鈕，下腹一側或有一豎形環鈕，圓鼓腹，最大腹頸在腹部中，一般有蓋）。」⁴

關於銘文斷句，《集成》和《通鑑》是在「旂者」後、「其成公」前斷開，或未允。馮時先生討論齊侯孟，與鞬罇對讀時提到「匚君壺」，馮先生以為：「所稱與齊侯孟銘同例。」⁵並將「匚君壺」銘文斷為：匚君茲旂者其成公，鑄子孟改媵盥壺，永保用之。竊以為當以馮先生句讀為允。但馮先生以為齊侯孟中「齊侯作媵子仲姜寶孟」的「子仲姜」「當女子適人之稱，非子女意」，並進一步提出：「知女子適人，其名前冠稱夫家國名或子稱不定。」⁶則還有待商榷。按，「匚君

³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271。

⁴ 彭裕商：《春秋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104-106。

⁵ 齊侯孟銘文為：「齊侯作媵子仲姜寶孟，其眉壽萬年，用保其身，子子孫孫永保用之。」鞬罇前段銘文為：「唯王五年初吉丁亥，齊辟鮑叔之孫、躋仲之子鞬作子仲姜寶罇……」

⁶ 馮時：〈春秋齊侯孟與鞬罇銘文對讀〉，《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98 年），頁 133-135。

茲旂者其成公」乃作器者，「匚君」、「茲旂者其」、「成公」是同位語關係，「匚君」即「匚國之君」，吳鎮烽先生以為：「匚君，春秋時期封君。」⁷張亞初先生也以為：「金文匚氏始見於春秋。」⁸「茲旂者其」當為其名，「成公」當為其生謚（上古生謚之例頗多，茲不贅述）。張亞初先生又云：「金文成公氏始見於戰國。春秋時有『成公』之稱，其子孫以祖先封號為氏。春秋時甕國國君也稱『成公』，可見『成公』之稱不是衛國獨有。」⁹則以「成公」為「甕國國君」之稱。再結合「匚公用戈」用鳥蟲書來鑄銘看，「匚」國應處在吳、越、楚文化圈內，該文化圈的人名稱謂自成體系，如越國國君有名「諸稽於賜」者，出土材料所見或作「者旨於賜」（見「者旨於賜劍」），或作「者旨」（見「者旨矛」），傳世文獻作「鼫與」。此四音節、不帶中原姓氏的命名方法，較之中原、齊魯，尤顯怪癖，蓋多為記音字，暫無法求之太深，但「匚」為國名，大概是可以確定的。

匚君壺既是為其子「孟改」所作媵器，按照禮制和銘文一般命名規則，則「匚」當為「改」姓。循此，我們可略對「改」姓進行梳理，以為切入點。

金文中的「改」，傳世文獻除「姁改」之「改」仍舊外（見《玉篇》；又姁改即改姓），多寫作「己」。《集韻·上聲·止韻》云：「口已切，音起。姓也。」關於「己」姓，《詩·商頌·長發》「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毛傳云：「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鄭箋云：「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己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韋、顧，二國名也。」（按，《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毛詩正義》引《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下歷數之，己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然則昆吾、顧、溫皆己姓之後，文獻之說，大概可信。

李學勤先生在《祝融八姓》一文中也曾說到：「蘇、溫二國同姓，溫在今河南溫縣西南三十里。蘇國確己姓，在河南三門峽上村嶺有蘇氏媵女之器，女姓作『妃』……顧國位於今山東鄆城東北。」¹⁰因有考古材料支持，確然可信。至於「董」國，《左傳·文公六年》「改搜於董，易中軍」，杜注云：「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則「董」遠在今山西運城萬榮縣一帶。

史籍還有一支「己」姓之族，不在「祝融八姓」之列，如山東「莒」國。《世本》載「莒」為己姓。《左傳·文公八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孔穎達疏：「莒，

⁷ 吳鎮烽：《金文人名彙編》，頁117。

⁸ 張亞初：《商周金文姓氏通考》（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216。

⁹ 同前註，頁236。

¹⁰ 李學勤：《李學勤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頁57。

己姓國，《文八年》穆伯奔莒，從己氏。是莒，己姓也。」然《漢書·地理志》又以莒爲嬴姓，陳槃先生《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考之甚詳，並云：「案莒氏屢滅，而其姓亦或以爲『己』，或以爲『嬴』，或以爲『曹』，蓋嘗改封易姓矣。各據所見，故言之亦不盡同矣。」¹¹莒國之「己」既數易其姓，地望又在今山東膠州西南一帶，與「匚」國自不相涉，可排除在外。並且「匚」君壺作「改」不作「己」，金文中作「己」者，多表姜姓之「紀」。張亞初先生也認爲：「金文『己』字作姓氏時通常代表姜姓之『紀』，但作爲氏姓之己，其中肯定有一部分是己氏之己……從商代到戰國，己氏都有金文資料。」¹²「紀」下又云：「金文紀氏作己，始見於西周。由於紀氏之紀作己，不从系，故與己氏有時不易區分。」所論甚確。「匚君壺」作載「改」當是「己」姓古族（上古姓氏字也多从「女」旁），而非姜姓之族，這從用字上也能夠很好區分開來。

總之，「己」姓之族由來甚遠，根據傳世文獻記載，商代族氏之「己」可能是西周「改」之早期寫法（張亞初先生持同樣意見）。後來由於姓、氏不分，加上用字習慣等的原因，姜姓之「紀」跟古族「己」氏之「己」混同，故文獻皆歸之於「己」姓之下。又從上述分析可知，早期古族「己」姓主要活動於今河南、山東一帶。而「匚君壺」、「匚公戈」又具有典型的楚文化印記，尤其「匚公戈」徑以鳥蟲書鐫銘於戈胡之上。加之該戈戈援微上仰、援短而寬、三角鋒、無明顯折角、中胡兩穿的形制，也頗合於春秋晚期楚戈特點¹³，可以排除外來的可能。所以二器並徵可知，遲至春秋末年，楚文化區內尚存有一支三代遺族——「改」姓之族，其建有「匚」國，國君稱「匚君」或「匚公」。

得出如上信息後，我們可以嘗試對「匚」地地望進行推論。竊以爲，匚最有可能處於古樅水一帶，「匚」、「樅」音近可通，地望也最合理。古匚國大概在今安徽桐城南部，樅陽、銅陵北部，無為西部的這片區域。「匚」地在春秋末期當北極群舒，南抵長江，西鄰楚境，東接吳越，與楚、越、吳呈犬牙交錯之勢。關於樅陽，《史記·孝武本紀》載：「其明年，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祀其名山川。」¹⁴《漢書·武帝紀》云：「五年冬，行南巡守，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嶷。登潛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軸轡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樅

¹¹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238。

¹² 同前註，頁237。

¹³ 參見井中偉《早期中國青銅戈、戟研究》第三章第一節「楚文化區」（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年），頁157-174。

¹⁴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480。

陽」下服虔注：「縣名，屬廬江。」師古曰：「樅音千松反。」¹⁵則西漢武帝時候已有「樅陽縣」，屬廬江郡。《名勝志》引《水經注》云：「樅陽湖水繞團亭，與江水合而東流。」¹⁶則「樅陽」當是以水得名。洪邁《容齋隨筆》「郡縣用陰陽字」條下以為「樅陽」為「山之南者」，是以山得名，不確。「樅」作為行政區域雖最早見於漢武帝時，但作為地名卻要遠早於此。《史記·項羽本紀》載：「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烹周苛，並殺樅公。」¹⁷《漢書·高帝本紀》所載基本相同，應劭於「樅公」下注云：「樅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¹⁸時周苛為御史大夫，魏豹為降魏王，漢王既命三人同守滎陽，則樅公地位也不會太低，且周苛既能聽樅公謀，私殺降王魏豹，樅公確非泛泛之輩。然而至應劭時已不知「樅公」為何人。〔宋〕鄧名世、鄧椿年《古今姓氏書辯證》云：「《前漢·高祖紀》：高祖命樅公與周苛守滎陽。師古曰：樅，千容反。則樅人氏也。《地理志》有樅陽，必其先以地為氏。」¹⁹所論甚確。按樅公，蓋即樅縣之公，亦即樅縣之縣令。楚國舊稱縣令為「公」。《漢書·高帝紀》：「高祖乃立為沛公。」顏師古注引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非三公不得稱公」條云：「高祖稱沛公，太上皇父稱豐公，皆楚之遺名，此縣公之公也。」²⁰所論皆允。如此一來，「樅」地在戰國末年即已存在，楚國還在此地設縣，秦末「樅公」之名便是由此而來。「樅」、「樅水」、「樅陽」，皆以「樅」名，彼此地望也應該相近。

今之樅陽縣地名屢經改動。樅陽作為行政區域首見於《史記》；南朝宋置陰安縣；南梁復置樅陽縣，屬於樅陽郡；隋廢樅陽置同安縣，屬同安郡；唐改同安為桐城，屬盛唐郡；宋以後一直為桐城縣地，一九四九年析桐城、廬江、無為縣而置桐廬縣，一九五一年改湖東縣，一九五五年又改回樅陽縣。²¹古之樅陽較今地域範圍更大²²，文獻「桐」、「樅陽」又可互指。《路史·國名紀六》（卷二十九）

¹⁵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96-197。

¹⁶ 陳橋驛：《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818。

¹⁷ 同前註，頁326。

¹⁸ 同前註，頁40-41。

¹⁹ 〔宋〕鄧名世、鄧椿年撰，王立平點校：《古今姓氏書辯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34。

²⁰ 〔明〕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樂保群等點校：《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119。

²¹ 史州：《安徽史志綜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38-140。

²² 案，陳槃先生《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桐》下也認為：「案舒城縣南與桐城縣接，相去六七十里，蓋並是桐國之地，不必定其都桐鄉抑桐城，可也。」同前註，頁936-937。

「桐」下云：「《仙傳》桐君，《氏族譜》云：『楚東小國』。今舒之桐城，西南有桐亭。」「楚東小國」下注云：「文二年，桐叛楚，地名。《九域志》云：『小國，楚附庸，定二年楚滅之。』」「桐城」下注云：「《圖經》云：『春秋時桐國，蓋桐邑也，漢之樅陽。』昭五年，吳敗楚雒岸，注：桐國離尾渚。」²³《太平御覽》卷一六九「州郡部十五·舒州」條下引《圖經》同，並注云：「桐，小國也，廬江舒縣有桐鄉。」《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地形犬牙交錯表》卷六中「安慶府」條下云：「今桐城縣為春秋時桐國，楚附庸也。定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敗楚人。漢朱邑為桐鄉令，謂子孫：死必葬我桐鄉。即此。」顧棟高案：「安慶亦春秋時群舒地。潛山縣為古舒州，宋封王安石為舒王，今潛山有安石讀書臺。嘗質諸桐城劉畊南。畊南云：『《詩》云「荆、舒是懲」，荆以東即為舒地。蓋舒之種類甚多，今皖城連接廬州府之廬江、舒城二縣皆是，居吳、楚之界，迭為向背。是時吳強楚弱，故桐叛楚，春秋傳所謂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也。』」²⁴

綜上可知，「桐」，「匭」用字雖異，其所指實為一地，皆因後世人為區劃的緣故，又傳世文獻與出土器銘用字不一，故蒙昧而不為人知。且「從」上古為從母東部字，「桐」為定母東部字，韻部相同，聲母舌音與齒音也極近，常可通轉，所以，「桐」、「匭」通假是沒有問題的。桐國為春秋小國，夾生於強國之間，其先因楚國強盛，故不得臣服於其下，故未同其他小國一般，被楚國早早滅掉。後因吳強，「匭」國不得不倒戈向楚，並參與了吳國「誘楚」、「敗楚」的活動，終於為楚所滅。「匭」國被滅，土地凌替，幾經更迭，漸不完整，故有「桐」、有「樅」、有「松陽」²⁵等稱，其實皆古「匭」國故地。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交代，即關於桐國姓氏問題，學者意見並不統一。

李學勤先生曾言：「春秋時期，長江下游安徽、江西、江蘇、浙江等省的諸侯國有嬴姓的徐、鐘離，偃姓的英、六、桐、巢、蓼、群舒等，姬姓的吳，傳為姒姓的越。」則李先生是把「桐」歸入偃姓，與群舒為一族。²⁶李先生觀點大概來自《古今姓氏書辯證》，其書卷二十五「偃」下云：「出自顓帝裔孫。女修生大業，大業孫曰皐陶字庭堅，為舜大士，明五刑，有功，賜姓偃氏，封於河東為諸侯。貳、軫、州、絞、蓼、六、群舒皆其後也。春秋時，楚盡滅偃姓之國，遂絕

²³ [宋]羅泌：《路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別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383-369。

²⁴ [清]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頁651-653。

²⁵ 關於「松陽」，非浙江松陽縣，乃《水經注》所謂「松陽渡頭」，亦即「樅陽」，在長江沿岸。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舟節」銘文有「就松易」句，諸家皆以為即「樅陽」，甚確。

²⁶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16。

其後。吳有大夫偃州員，王莽時有偃宗。」²⁷楊寬先生則以為：「空桐氏，西周小國，相傳為殷王支庶之後，見於《世本》《姓觚》一東「桐」下引。廖生盭載：『王征南淮夷，伐角、濮（津），伐桐、遯。』桐即空桐氏。春秋時仍存在。……桐因世代為楚之屬國，因而不見中原文獻記載。」²⁸楊文並未論及其姓氏。大概並不相信《古今姓氏書辯證》的說法。陳槃先生《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桐》則云：「《世本》桐『殷王支庶之後』，是謂桐國子姓也。今《表》云偃姓，同書《表》十一引歷代紀事年表同。案偃姓乃皋陶後也，二說互異，未知其審。」²⁹現在根據「匚」國器可知，「桐」並非「偃」姓，也非「子」姓，而應該是「己」姓，其族不在群舒之列。吳鎮鋒《通鑑》07690 著錄有商代「己匚」爵一件，相傳為宋代李公麟得於今壽縣紫金山，或可證明早在商代，淮河南岸確有一支「己」姓之族。又《太平御覽》卷八三引《古本竹書紀年》：「湯遂滅夏，桀奔南巢氏。」《淮南子·修務篇》謂湯：「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高誘注：「南巢，今廬江居巢是也。」《國語·魯語上》「桀奔南巢」，韋昭注：「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是也。」又上引《詩·商頌·長發》鄭《箋》言：「顧、昆吾，皆己姓也。三國黨於桀惡。」則此支「己」族或於商湯滅夏時隨桀逃遷至淮河南岸，經數百年間繁衍生息，不斷南遷，最終止於長江以北，於今安徽桐城、樅陽、無為一帶建立「匚」國。

總之，「匚」為商周古國，延祚至春秋末期，後為楚所滅，「匚」國地望包括今桐城、樅陽、無為的部分地區，文獻所稱「樅」、「桐」、「松陽」史實，皆「匚」國遺事。因其國僻處江水北岸，雜錯於群舒、南巢等「蠻夷」之間，雖歷史綿長，卻並未進入華夏視野，因此史書失載。春秋後期，因國小力微，臣服於楚，故漸沐楚風，因此其器「匚公用戈」和「匚君壺」均帶有濃厚的楚地文化特色。後因吳國脅迫，參與了「誘楚」、「敗楚」之戰，激怒楚國，因遭滅國。秦末「樅公」是舊楚樅縣縣令，至少到戰國末年，樅（匚）地之名仍然延用。文獻關於「桐」、「匚」舊事，記載甚少，以至漢末，博通如應劭之輩，已不能知曉「樅公」之名。

²⁷ 同前註，頁 376-377。

²⁸ 楊寬：《古史探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頁 255。

²⁹ 同前註，頁 936。

附記

拙文撰寫過程中，幸蒙傅修才師兄提示《西清古鑑》、庚壺等信息，拙文方得以展開；文稿撰成後又蒙駱珍伊女史校讀一過，補苴匡救，良多幫助。一並致謝。